

汝寧府志卷二十四

藝文

上蔡縣

書謝上蔡語錄後

宋朱子

右止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
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立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
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
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板本一篇二家之
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
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
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它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

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它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畧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子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荅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襍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攷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罪于程夫子而曾氏爲得罪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

失本指襍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片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之君子考而擇焉

上蔡先生語錄記

宋朱子

某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鋟本于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氏表辨道錄一編讀之則盡向所削去

三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自相應之語蓋亦畧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失千里之謬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令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申某謹記

上蔡先生祠堂記

宋朱子

先生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

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尙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是爲記

謝顯道語錄跋

胡憲

憲大觀初年在長沙侍文定公左右每聽說上蔡先生

之學問以謂某言善啟發人其後在荆門學舍從朱二
丈子發遊甚款子發所得話言及書疏必以相示云先
生監西竹木場日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
見先生久矣今月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見教
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日刻如此何
由款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
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
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
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于天道本末一

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後有書荅子孫云竊承求志
有味道腴是嗜信後當益佳勝康侯謂公博學少輩未
知公既宅心道學之後處處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讀
前漢書未嘗蹉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
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旨也憲因讀朱元晦所定著上蔡
先生語錄三卷得以詳觀其是非精審去取不苟可傳
信於久遠竊歎其志尙如此而自惟疇昔所聞將恐零
落輒書以附于卷之末焉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
籍溪胡憲跋

東嶽廟記

元王得友

粵白一氣分區二儀定位在天成象七星煥爛而列天

文在地成形入柱穹崇而隆地起運四時而爲歲播六
氣以推遷于是乎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而汝水之濱豫
州之野比暘泥金之嶽西鄰定鼎之郊疊巘層巒旁羅
數郡堆寒滴翠上戛重霄忽有掩映亂峰盤行大陸良
木聳千尋之勢竒花馥四序之香潭與龍藏洞深仙隱
其有靈符則大朗山王者之本廟也舒陰慘陽持權造
化蒸蒸庶彙日用而不知者也或千乘之主百里之尊
當稼穡不登之秋螟螣作疹之歲瀝丹衷而有自享休
應以無疆矧夫是邑也風俗素高代生俊德姬叔剖符
之地李斯發歎之鄉昔黃巢蟻聚萑蒲蠶食原野阡陌
悉豺狼之阻重門多擊柝之防東序論文孰有親於顏

閔西郊閱武塋不附於韓彭方今聖人大展雄圖普綏
蠻貊鯨水鵲林之俗丹崖紫微之域輦賁投戈重譯請
吏者府無虛日也稽諸至理榮枯否泰相須而行共爲
糾纏者也國家敦敦俗阜禮備樂和禘嘗克恭于九廟
驅辜乃奉于百川向春夏秋冬之期祠禴蒸嘗之際金石
在列黍稷在筵一獻再獻有以見竭我精誠神之聽之
于是乎介爾景福當地接淮西之近封東門之古聚落
也俗惟沐義里向浸仁居安慮危檢身猶受敵晝興夕
息防非如履冰動合典常行無累物豈不謂仕之賢者
乎爰有丘陳材傳延通昔年專諸山中虔請立廟于斯
時四遠耆艾迎引禱賽莫不勤重者也翌日再考靈龜

衆求勝地名其郢匠選乃奇材工者由是風馳傭者於
焉雲萃揮斤運斧電掣雷轟盡棋雕薨霞鮮錦爛塗泥
疊甃貼綠勻紅日就月將積微成著簷危而半空峰舉
門廊而平壑洞開見紫髯清骨之尊儼被袞垂旒之貴
羽衛嚴而虎頭燕領排提戈執戟之雄嬪姑麗而螭首
蛾眉列破國傾城之態繚垣粉壁砌竹檻花庶事告終
安能殫述在鎮內外都維卹鄉貢三傳江夏郡黃夢昇
訓子以義待士以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加
以善誘善掖不倨不矜苟不攸然者則又安得千萬徵
庸用克幹事若此者耶副維卹隴西郡李晏等爰從建
立厥志不渝舍已從人晨昏罔怠炎涼屢改拮据皆周

故立貞珉庶旌萬古得友文不逮意智不及愚對三篋
之亡書尤慚識淺指一枚之斷簡但愧學疎承命援毫
辭不獲已所冀塵飛東海石爛南山芳名不墜者也乃
爲銘曰造化至精山川粹靈聚爲陰陽散歸杳冥馳驅
庶彙孕育羣生依而行斯克叶利貞維嶽之陽長淮之
上爰有其山厥名大朗黛發翠空烟凝百丈中剏靈祠
百神之長豫州右介洛邑西駢奇哉貴地猗歟名山草
芳四序樹老千年嵩衡太華聊可比旃姬叔舊封秦相
故里地秀靈著溝澄蔡水乃建名祠長河之渙牲牷肥
腍羣賢奉祭孰爲衆賓江夏黃公家傳冠劍門盛儒風
敦詩說禮兄友弟恭履行若斯萬福攸同鎮內鎮外乃

士乃庶其捨珍財同修廟宇每遇六衙或經四序奏以笙簧潔之酒脯神之聽之災殃克去

勅賜愍節祠碑記

明李夢陽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正德六年冬十有一月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營塋樹石表間備矣曰其以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頽圯謀撤而新之未能也

乃伐石立碑垂所不朽于後人初閹瑾竊柄天下詢詢靡寧于是大盜乘之煽衆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烟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固武裔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廩申令嚴約慎邏謹謀泣而警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決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勸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徇於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入死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

怒髮上指羣賊駭顧失色氣爲之惛將釋而用之侯不
屈以刃插諸口脅之侯奮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白
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嗚呼壯哉或問上蔡之
事李子曰道莫大于忠忠莫光于節節莫貴于義義莫
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上蔡兼之
矣夫以身殉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
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蔡之行也曰若是
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君死社稷卿大夫死
職守吏死封疆卒死戰陳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
之職矣四境是治封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率也故職
陣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守不死謂弗

節社稷不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懿具者也禮
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
定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效死而弗去曾子所謂得
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利而不見義於是乎
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恥
則不勇於是覲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節威而
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
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嗚
呼上蔡無慚四公矣然夫婦偕死義激之然與抑刑于
寡妻者素耶侯名思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
靖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敬父贊

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茂山
宏治辛酉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父憂
起補安邑丁祖母憂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劉宜人生
成化壬寅七月二十二日死年三十竝返荆軻山而塋
實有司管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閭咸足報往勸來顯
章昭典矣而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愍節云贊曰哲人
死義熊掌斯嗜貪夫苟生臨難則避惟是哲人死而猶
生烈爲秋霜皎爲日星生爲俊豪死爲神靈惟是貪夫
有覩其面彼豈無死死猶莽薦見者唾罵聞者鄙賤惟
帝降衷均恒同若一念之分堯仁桀虐或如鴻毛或如
喬岳惟毛惟岳我自爲之處浚則高居下者卑巖巖霍

侯萬夫之特懷武曜文英聲懿德單師奮泣孤城抗賊
孰曰彼衆我視如蟻孰曰彼強視如狗彘刃頸可斷不
斷者心騰氣爲虹奔雷爲音怒爲之颺憤爲之露上帝
是訴羣彪竟擒夫死於君妻死於夫代匪乏賢雙之則
無天子憐悼錫贈蕃優血食茲土有恤其宇禴蒸是承
清酒肥羜威儀嚴嚴景光輝耀白馬恍來朱旗大纛夕
風冷冷若色若笑殲妖戡厲我氓攸保

勅贈光祿寺少卿霍公祠碑

李遜學

正德六年辛未大盜起畿甸聚羣嘯醜奔突至河南殆
數萬人攻城破郡橫肆屠戮鬼燐宵寒人煙晝絕司土
之臣咸狼顧鼠竄以全軀保妻子者比比皆是求能殉